



漢書門類

一	二	三	四
六	二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六	三	書
一	一	
四	五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42)
函號	276	26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五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司業臣周應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其歲時今

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

王前後○夢本又作瞞音同註其歲至前後○釋

厭於琰及玉子况反疏曰鄭云其歲時今歲

四時也者但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年年不同若今曆

日今歲亦與前歲不同故云今歲四時也云天地之

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

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故

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
目據幹辰據支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按春秋緯
云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
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上死木王火相土所生者
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
金玉水王義可知觀此建厭所在辨陰陽之氣以知
吉凶也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註日月星辰謂日
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
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
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

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僕管火反轉

郢以井反劉餘疏以日至吉凶○釋曰六夢者即下
攻反適直革反疏云一曰二曰是也以日月星辰占
知者謂夜作夢且於日月星辰以占其夢以知吉凶
所在○註日月至則亡○釋曰張逸問占夢註云春
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
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
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
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子答
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
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
辰下為主人故干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
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
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
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
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

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冀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一月皆有連厭對配之義也云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者按堪輿人會有人小會亦有八服氏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顯項之子老童老童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彼註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海虞辰吳入郢在位東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

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為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註云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為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為誤也 一曰正夢 無所感此六夢蓋三王同有六夢漢也 二曰噩夢 故知無所感 二曰噩夢 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動平安自夢 三曰噩夢 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四曰噩夢 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意故子春讀噩 三曰思夢 覺時所思念之而夢 從驚愕解之 三曰思夢 覺時所思念之而夢

萬曆二十一年刊

司禮監刊

苦學反疏覺時至而夢○釋曰以其思是思四目
下同疏念之意故解云覺時所思念而夢也

寤夢註覺時道之而夢○寤本又作疏覺時道之疏而夢○釋曰

以其字為覺寤之字故知五曰喜夢喜悅而夢疏

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六曰懼夢恐懼

註喜悅而夢○釋曰以其字為喜疏恐懼

悅之字故知未睡心說睡而為夢季冬聘王夢獻

而夢疏恐懼之字故云恐懼而夢疏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

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疏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

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

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

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維維矣

旒維旗矣此所獻吉夢○幾如字疏季冬至受之

除舊惡擬來歲布新善故問王夢之善惡疏夢惡者贈

去之下文是也獻吉夢於王者歸美於王疏聘問

至吉夢○釋曰云夢者事之祥者若對文禎祥是善

妖孽是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夢者有吉有惡故云

夢者事之祥也云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者即上文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是也云季冬日窮于次

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者皆月令文日窮於

次者次謂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于玄枵是日窮於

次月窮於紀謂星紀日月五星會聚之處月謂斗建

所在十二月斗建丑故云月窮於紀星迴於天者星

謂二十八宿十二月復位此十二月未到本位故直

云星迴於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至此十二月曆數

將終云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者鄭以禮

萬曆二十五年刊

同禮注疏卷之三十五

四

歸美於王也詩云牧人乃夢是無羊美旨王詩也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者牧人謂牧守美之入彼註衆維魚矣豐年之祥旒旗所乃舍萌于四方以

以聚衆引之者證獻吉慶之事 贈惡夢 杜子春讀萌為明或云其字當為明明謂

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玄謂舍讀

為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

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舍音釋註舍萌

同萌亡耕反去起

呂疏 杜子至故惡 釋曰子春之說舍萌為歐疫

反按下文自有歐疫於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同

故後鄭不從玄謂舍萌猶釋采也者按王制有釋采

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按樂記區萌達

鄭註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

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

時贈去 遂令始難歐疫 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

惡夢 以有難卻也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

執戈揚盾帥百隸為之歐疫厲鬼也故書難或為儼

杜子春難讀為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

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

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 難戚乃多友劉依杜乃旦反注以意 疏 遂令

求之難字亦同磔涉百反禳如羊反 始難

歐疫 釋曰因事曰遂上經贈惡夢遂令方相氏始

難歐疫 令令至寒氣 釋曰云令令方相氏以

方相氏專主難去故先令方相氏云難謂執兵以有

難卻也者所引方相氏以下是也杜子春云難讀為

難問之難者以其難去疫厲故為此讀又引月令云季夏之月命國難按彼鄭註此月之中日行有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云命國難者惟天子諸侯有國者今難去九門磔穰者九門依彼註路閭應雉庫臯國近郊遠郊關張磔牲體穰去惡氣也云以畢春氣者畢盡也季春行之故以盡春氣云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者按彼鄭註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陽氣故惟天子得難云季冬之月命有司犬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者按彼鄭註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故難之命有司者謂命方相氏言大難者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難言旁磔者謂四方於四方之門皆張磔牲體云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彼鄭註云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可止送猶畢也故作土牛以送寒氣此子春所引雖引三時之難惟即季冬大難知者此經始難更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

氏亦據季冬大難而言

祫禘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妖祥善惡之徵

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

○煇音運炁音氣本亦作氣

疏祫禘至

釋曰按下十等惟一曰言祫故據一曰以為官首言掌十煇之灋者一曰以下十等多是日旁之氣言煇亦是日旁煇光故總以煇言之○**註**妖祥至炁也○釋曰云妖祥善惡之徵者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故言善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是惡徵是也○有祥桑之類是也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者就十等之中五曰闇闇謂日食則無光氣一曰祫二曰象而云十等皆謂日光氣者據多而言

三曰鑿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嘗七曰彌八曰敘九曰

濟十曰想

註故書彌作迷濟作資鄭司農云祫陰陽

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
輝狀也蓋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昔日月嘗嘗無
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也如山在日
上也濟者升氣也想者輝光也玄謂鑄讀如重于佩
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濟
虹也詩云朝濟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鑄鄭許
隨反或下圭反嘗七鄧反濟于今反鄉許亮反輝
音運本又作暈音同虹音洪又古巷反劉古項反疏
故書至形想○釋曰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
從其六不從其四先鄭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者赤雲
為陽黑雲為陰如春秋傳云赤黑之祲在日旁云象
者如赤鳥也者楚有雲如衆赤鳥在日旁者也

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狀也者後鄭不從云監雲
氣臨日也者後鄭亦不從云闇日月食也者以其日
月如光消故闇朦也云嘗日月嘗嘗無元也者以其
嘗嘗無光之貌故知無光云彌者白虹彌天也者此
炎故書為迷後鄭不從云敘者雲有次序敘如山在日
上也者以其此十輝皆在日旁敘為次敘之字故知
敘者雲氣次敘如山在日上云濟者升氣也者以其
濟訓為升故濟者是升氣也此後鄭不破增成其義
云想者輝光此後鄭亦不從玄謂鑄讀如童子佩鑄
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者此讀從芄蘭詩童子佩鑄
能不我知鑄是錐類故為雲氣刺日云監冠珥也者
謂有赤雲氣在日旁如冠耳珥即耳也今人猶謂之
曰珥云彌氣貫日也者以其言彌故知雲氣貫日而
過云濟虹也者即爾雅蟠蠖謂之虹日在東則西邊
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故引詩云朝濟于西為證也云
想雜氣有似可形想者以其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
想

形掌安宅敘降

註

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

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

疏宅

移之○釋曰掌主也此官主安居者人見妖祥則意不安主安居其處不使不安故次敘其凶禍所下之地禳移之**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

其心則安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疏占夢至順民○釋曰民心欲得除惡樹

善占夢之官以季冬贈去惡夢至此歲終則弊其事

歲之正月行是安宅之事順民心也**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弊必世反下

疏弊斷至多少○釋曰占夢之官見其妖祥則告之

吉凶之事其吉凶或中或不故至歲終斷計其吉凶也云然否多少者然謂中也知中否多少而行賞罰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

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

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

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遠罪疾○

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以意求之長如字遠千萬反

疏大祝至筮祝○釋者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

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

天神地祇云祈福祥求永貞者禱祈者皆所以祈福

祥求永貞之事按一曰以下其事有六祈福祥即三

萬曆二十五年刊

司禮生疏卷之三

祥也歷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歷年之上宜有求
鄭不言之者多福之上求鄭則該此二事故鄭歷年
之上略不言求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
祝而說小祝有順豐年此言順祝故知當小祝順豐
年也云年祝求永貞也者以祈永貞是命年之事故
知年祝當求永貞也云吉祝祈福祥也者以其小祝
有所福祥之事此上總目亦有祈福祥福祥是吉慶
之事故知吉祝當祈福祥也云化祝弭災兵也者弭
安也安去災兵是化惡從善之事小祝有弭災兵故
知化祝當之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小祝有逆
時雨寧風旱此逆時雨即寧風旱寧風旱即逆時雨
對則異理則通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
祝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惟
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此六祝有求永
貞小祝不言之者大祝已見故小祝略不言也此六
祝一曰順祝已下差次與小祝次第不同者欲見事
起無常故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
先後有異

禮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

祈禱也謂為有災變號

呼告于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厲作見
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
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祭說
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
是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或醜攸行爾雅曰起大
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禡
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遷曰將用師乃
告于天皇帝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

川豕社乃造于先王然後豕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
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
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祭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祭告之以
時有災變也文說則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繫
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熾
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
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造七報反
註下皆同禴

戚古外反劉音會祭音詠噪音叶劉音禱為于偽反
號尸羔反呼火故反見賢遍反禱莫駕反祭為營反
炤章搖反疏掌六至曰說○釋曰上經六祝此云六
織子廉反疏祈皆是祈禱之事別見其文者按小祝
重掌六祝云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鬼神雖和同為
事禱請此六祈為百神不和同即六禱作見而為祈
禱故云以同鬼神祇是以別見其文○禱祈噪至而
已○釋曰云謂為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鄭知
號呼者見小祝云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
呼以告神云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禱作見故以
祈禮同之者鄭知鬼神祇不和者見經云掌六祈以
同鬼神祇明是不和設六祈以和同之按五行傳云
六診作見云貌之不恭惟金診木視之不明惟水診
火言之不從惟火診金聽之不聰惟土診水思之不
睿惟金木水火診土五行而診有六者除本五外來
診已則六彼云診此云禱者診有六則禱鬼作見故
變診言禱杜子春云造謂造祭於祖知者禮記云造
于祖故後鄭從之先鄭云類造禴祭皆祭名以

其祈禱皆是祭事按後鄭類造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入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帝知者禮記王制及尚書泰誓皆云類于上帝故知類祭上帝也引詩云已下至師至某國以類造為出軍之祭後鄭皆不從矣所以不從者但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祈皆為鬼神不和同設祈禮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先鄭引大雅皇矣詩即引爾雅者所以釋此詩故也云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大雅絲詩云爾雅曰起大事以下亦釋此詩故也又曰乃並引以相副故大事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于上帝並是此大祝平文云司馬遷曰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引春秋為證春秋傳曰者昭元年左氏傳云鄭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問於子產子產對此辭按彼傳文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欲明天神人鬼地祇不得同名類造故云加誠肅求如志云禴祭告之以時衛災變也者春秋所云雪霜風雨水旱癘疫之不備於

是乎祭之禴雖未聞禴是除去之義故知禴亦災變云攻說則以辭責之者引論語及董仲舒皆是以辭責之云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者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祭之何休云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為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祭是祭之義云攻如其鳴鼓然者此是論語先進篇孔子責冉有為季氏聚斂之臣故云小子鳴鼓而攻之可彼是以辭攻責之此攻責之亦以辭責故引以為證引董仲舒者是漢禮救日食之辭以證經說是以辭責之云禴未聞焉者經傳無文不知繪用何禮故云未聞鄭知類造禴祭皆有牲者按禮記祭灋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

萬曆三十五年刊

周禮注疏卷之三

七

也云攻說用幣而已者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作牲及其災成之後卽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

會五曰禱六曰誅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

命論語所謂為命禘諫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

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

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

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

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會

孫刺曠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

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曠不敢自佚

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誅謂積累生時

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

誅之曰閔天不淑不遘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環環孺子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

命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誅論語所謂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日誥當為告書亦或

為告玄謂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

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會如字注同禱婢支反謹市林反蒯苦怪反贖五怪反難乃旦反佚音逸行下孟反閔音曼武申反憖魚覲反爍求營反夜九又反父音甫奐音喚京音疏作六至曰誅○釋曰此六者惟曰稱辭自餘三原疏曰已下不稱辭而六事皆以辭目之者二曰也

下雖不稱辭命語之等亦以言辭為主故以辭包之云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者此六辭之中皆兼包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故云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也○註鄭司至之辭○釋曰先鄭破詞為辭謂辭令者以其目云六辭明知為言辭之字不得為禱祠言為辭令者則玄謂增成之云交接之辭是也云命謂論語所謂為命禱謹草創之語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者盤庚雖不言誥亦是誥臣遷徙之事故同為誥又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即盤庚云乃祖乃父世選爾勞是也此命誥之議後鄭從之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者後鄭不從之者按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又引春秋鐵之戰事在哀二年按哀二年衛靈公卒六月

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入翰范氏粟
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太子為右衛為太子
禱而為此辭言曾孫者凡祭外神皆稱曾孫言昭告
于皇祖文王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
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云鄭勝亂從
者勝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云晉午在難者午
晉定公名范氏等作亂與君為難故云在難云備持
矛焉者崩墮與趙鞅為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云備
持矛焉云無作三祖羞者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
不克則以為三祖羞辱先鄭此義後鄭皆不從之者
此六辭皆為生人作辭無為死者之事故不從云誅
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
十六年傳辭此義後鄭從之引論語者為孔子病子
路請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此辭生人有疾亦誅
列生時德行而為辭與哀公誅孔子意同故引以相
續玄謂一曰辭者司農云謂辭令無所指斥故後鄭
相事而言引春秋傳曰者按莊四年公羊傳曰昔者
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

相接是此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會
謂會同盟誓之辭會中兼有誓盟者以其盟時皆云
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其盟其誓必
因征伐按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某既有事
卒當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云禱賀慶言福祚
之辭者破先鄭禱鬼神之事云晉趙文子成室者禮
記檀弓文按彼文云晉獻文子成室鄭註云獻猶賀
也晉君賀文子成室此言晉趙文子成室引文略趙
文子則趙武也晉大夫發焉見文子室成卿大夫皆
發幣以往慶賀之張老者亦晉大夫云美哉輪焉者
謂輪囷高大云美哉與焉者謂與爛有文章云歌於
斯者斯此也謂作樂饗宴之處云哭於斯謂死於適
寢之處聚國族於斯謂與族人飲食宴之處張老言
此者譏其奢泰一室兼此數事防其更為云文子曰
武也者武文子名謂武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有要斬領
斬故要領並言按彼註九京當為九原晉卿大夫之
墓地在九原故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云北面再拜

萬曆二十二年刊

周禮注疏卷之三

百

稽首者平敵相於並列則頓首臣於君作稽首今文
子作稽首者時晉君在焉北面而君拜故作稽首云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謂知禮之人彼註云善
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云是之辭者是經
禱之辭也此六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
者皆以辭解之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
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註號謂尊其名更
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
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若云嘉玉幣云量幣鄭
司農云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
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齋號為黍稷皆有
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薺合黍曰薺箕稻曰嘉疏少稗

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上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

香合○蓋音咨稱尺證反大如字劉音泰註號謂
鬣力輒反箕音基疏所魚反劉音蘇註至香合
○釋曰示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者謂若尊天地
人之鬼神示不號為鬼神示而稱皇天后上及牲幣
等皆別為美號焉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月令季
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皇天謂北辰曜魄寶
上帝謂大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者謂若儀
禮少牢特牲祝辭稱皇祖伯某云祇號若云后土地
祇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
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云幣號若云嘉玉幣云
量幣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言玉者祭禮禮禘
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按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圭以
皮玉得與幣同號故鄭兼言玉也先鄭云牲號謂犧
牲皆有名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者鄭彼三元
頭也武豕也一頭大豕豕曰剛鬣者豕肥則鬣剛
強羊曰柔毛者羊肥則毛柔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

萬曆二十一年刊

周禮注疏卷之三

七

音鳴也謂長鳴雞齋號謂黍稷皆有名號辨曲禮黍
曰齋合者言此黍齋合以爲祭云梁曰齋奠者鄭註
云奠辭也言此梁香可祭云稻曰嘉疏者言稻下萊
地所生嘉善也疏草也言此稻善疏草可祭云少牢
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者夫夫少牢祭故號此三
牲云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者士祭用特豕故號
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故彼鄭註云黍也
夫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
者誤耳此連引之耳無所取證此
辨九祭一曰命祭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
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註杜子春云命祭祭

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爲慎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
擗祭擗讀謂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也如

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爲坐也炮祭燔柴也繚

祭曰祭天曰燔柴擗祭以肝肺菹醢醢醢中以祭也

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

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

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擗肝鹽中振之擬

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擗于

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

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

擗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

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
 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聾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
 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
 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百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
 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禱祭本同不食者禱
 則祭之將食者既禱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
 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主祭食宰
 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綬執授○衍音延炮百交交劉
 曰交反擣而泉反二音

而劣反劉又而誰反繚音了劉音判共音恭注同
 人劣反又而歲反下同坐才臥反從勝一本作從時
 勝從劉沈皆子容反或如字殺色界反劉色例友
 郤去逆反又起略反執食思四反徧音遍下同
 辨九至共祭○釋曰此九祭先鄭自周祭已上皆是
 祭鬼神之事振祭以下皆是生人之祭食之禮後鄭
 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
 別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
 人祭食禮○註杜子至執授○釋曰杜子春云命祭
 祭有所主命也者凡祭祀天子諸侯米主大夫士有
 幣帛主其神曾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為生命當圭之
 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生命但此經文皆
 是祭食禮不得為生命故後鄭不從之又讀振為慎
 或為振旅之振或讀擣為虞芮之芮此讀皆無義意
 故後鄭皆不從之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
 場無所主命者此據生人祭食禮而云如今祭場故
 後鄭亦不從之云周祭四面為坐也謂若祭百神四
 面各自為坐炮祭燔柴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為燔

栗祭天此皆生人祭食法非祭鬼神故後鄭亦不從
之云孺祭以肝肺道孺鹽醢中以祭也者按特牲少
牢墮祭之時皆有以菹孺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
長以肝從尸以肝孺鹽醢中以祭故先鄭云以肝肺菹
孺鹽醢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孺鹽醢醢中先鄭連引之
耳按彼肝孺鹽醢中以振祭齊之加于所俎此則是振
祭司農云以初時孺于鹽卽同孺祭解之於義不可
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者此
據鄉射而言云云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者
據鄉射而言云云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
祭至祭之未禮殺之後但孺肝鹽醢中振之擬之若祭
狀弗祭謂之振祭云重肺者此繚祭絕祭二者皆據
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云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
肝孺于鹽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肝從之意云
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者此絕祭依特牲少牢
無此絕祭之事於義不可云至祭之未禮殺之後但
孺于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遠據少牢孺肝祭
而云考祭狀弗祭以爲音也

孺于醢祭于豆間者此據按祭而言也引鄉射禮及
鄉飲酒禮證有絕祭之事引少牢禮證有振祭之事
此先鄭所引四文後鄭皆不從故增成其義但先鄭
所引特牲少牢皆據一邊而言按特牲少牢皆孺祭
振祭兩有文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謂生人將食先以
少許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命祭引玉藻彼註云
侍食不祭其侍食之人而君賓客之雖得祭待君命
之祭然後祭是命祭也云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
者衍與炮於義無所取故破從延與包延祭者曲禮
曰賓若降等執食與辭鄭彼註云辭者辭主人之臨
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云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者彼註云白謂稻黑謂黍又引曲禮曰殺之
序徧祭之是也者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殺
羞次第徧祭按公食大夫惟魚腊酒醬不祭以其薄
故也翼餘皆祭故謂之周祭云振祭孺祭本同者皆
孺但振者先孺復振孺者不振言不食者孺則祭之
者特牲少牢皆有授祭按祭未食之前以菹孺于醢
祭于豆間是不食者孺則祭之云將食者既孺必振

萬曆二十五年刊

同治...

...

乃祭也者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
右取肝濡于鹽振祭齊之加于豆是謂振祭言將
食者振訖嚼之是將食也云絕祭繚祭亦本同者同
者絕之但絕者不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云禮多者
繚之者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
故云禮多所繚之禮即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
云禮略者絕則祭之者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
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禮即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
肺坐絕祭是也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者此
則膳夫職云王祭食則授是也主謂之膳夫而謂之
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云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孝
經諱文漢時禁諱故云說云共綏執授者謂將綏祭
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辨九摻一曰稽首二曰頓首
引之者證共為授之義

八曰褻摻九曰肅摻以享右祭祀

稽首拜頭至也

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六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

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服之
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
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
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
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
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
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褻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
鄭司農云褻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

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
 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
 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南勸
 尸食而拜○摻音拜下同稽音啓本又作稽振動如
 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瀟奇紀宜反註同哀音
 報右音又近附近之近動徒弄反倚於綺反下同禮
 於今反即今之揖為于偽疏辨九至祭祀○釋曰此
 反使所吏反朝直遙反疏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
 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一日稽首
 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
 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
 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
 即舉故名頓首一日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
 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

君之拜二曰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曰空首拜
 者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
 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敵
 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
 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
 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相於大
 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
 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
 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
 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
 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曰最輕惟
 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
 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
 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
 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

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
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稽首至而拜○
釋曰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者二種拜俱
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
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者即尚書拜手稽首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
不杖以下者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
為輕此拜先作稽首後作稽顙還其頓首但兩地
無容則謂之稽顙云齊衰不杖以下者以其杖齊衰
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
沒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
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按檀弓云拜而後稽顙頹
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
已下用殷之喪拜故云此殷之凶拜也云周以其拜
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者言相近者非謂文相近
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后作稽顙稽顙還依頓
首而為之是其拜體相近以其約義故言云以疑之

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止雜記云三年之
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
后拜頹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
上吉拜齊衰不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
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
則是適子為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但適子
妻父為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眾子為妻父在亦
稽顙不據眾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杜子春云振
讀為振鐸之振者讀從小宰職振木鐸于朝之振云
動讀為哀慟之慟者謂從孔子哭顏回哀慟之慟云
奇讀為奇耦之奇者謂從郊特牲鼎俎奇籩豆耦之
奇已上讀字後鄭皆從之云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或曰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此
二者後鄭皆不從之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
董振之董者此讀從左氏董之以威是董振之董云
以兩手相擊此後鄭皆不從去奇拜謂一拜也一拜
者謂君拜臣下按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君答一拜
后鄭從之云褒讀為報報拜謂再拜是也后鄭亦從

萬曆二十五年刊

同書生流卷之三

三

鄭司農云褒拜今之持節拜是也者后鄭不從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禮入門之灋推手曰揖引手曰禮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按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註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灋按成二年鞏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殺載遂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灋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按中候我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啣丹書入鄴至昌尹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按特牲禮祝酌奠於釗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禮時以其宴禮君答拜臣或再拜時故也

云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者以祭祀二灌之後惟有朝踐饋獻稱獻故知享獻據朝踐饋獻時也云右饋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者按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少牢主人不言拜侑故知侑尸時有拜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註明水火司烜所

共日月之氣以給蒸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禮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祗為祗杜子

春云祗當為祗○禮音因烜况疏明水至為祗○晚反祗必庚反疏釋曰知明水火司

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按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潔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潔之德云禮祀祭天神也者大宗伯昊天稱禮日月稱

實柴司中之等稱標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禮
義則知禮祀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肆享祭宗廟也
者按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舍六種
之號杜子春云祊當為祊宗伯血祭也非是也
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隋豐謂薦血也凡血

祭曰豐既隋豐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

許規反又惠恚疏謂隨豐至為侑○釋曰鄭云隋豐
反後同右音又疏謂薦血也者賈氏云豐豐宗廟馬

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
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
有豐廟塗鼓直稱豐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
之鄭云凡血祭曰豐者此經文承上禮祀肆享祭祀
之下即此血祭之中舍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
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豐云既隋豐後言
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灋先逆牲後隨豐今隋豐
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燔孰

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按中雷禮
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亦為侑者亦

上九拜之下享疏來瞽令臯舞臯讀為卒嗥呼之嗥
右之字皆為侑

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臯音嗥戶高反劉尸報疏臯
及卒子忽反呼火故反

讀至之入○釋曰臯讀為卒嗥呼之嗥者依俗讀云
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
子舞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

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嗥皆謂呼之入也相尸禮延
其出入詔其坐作○相息亮疏延其至坐作○釋

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
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
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
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
皆有坐作之事故既祭令徹疏既祭令徹○釋曰祭

云詔其坐作也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注疏卷之三

三

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泔尸相飯贊**

斂徹奠 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泔尸以

鬯浴尸 泔彌爾反飯扶 **疏** 大喪至徹奠 釋曰此

崩以肆鬯泔尸者肆陳也泔浴也王喪始崩陳尸以

鬯浴尸取其香美云相飯者浴訖即飯舍故言相飯

也不言相舍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舍玉此故不言

云贊斂者小斂十九稱在尸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

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者小祝註云奠奠爵也

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

大斂奠並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鄭司農云

甸人主設復禱大祝主言問其具禱物玄謂言猶語

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膏爨大祝為

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附祭於先

王以附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 今及語魚據反下同

疏 言甸至國事 釋曰既殯之後大祝為禱辭與甸

人言猶語也故言語甸人讀禱辭代王受膏災云

附練祥掌國事者附為虞卒哭後附祭於祖廟練謂

十二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日大祥除衰杖此三

者皆以國事大祝掌之故云掌國事也 鄭司至

護之 釋曰先鄭云甸人主設復禱大祝主言問其

具禱物者此文承贊斂之下則是既殯之事始云設

萬曆二十二年刊

禮記注疏卷之三

卷之三

弭後殃鄭知既殯後者此文承贊斂之下斂訖則殯故知此讀禱在既殯之後也云付當為禱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按喪服小記以孫祔於祖以其昭穆同先王即祖也故云祭於先王祔後死者云掌國事辨護之者辨護之中候文按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時伯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註云進迎接神也後官名謂葉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引之以證掌國事則此大祝於祔練祥之時共其祭用之物及相其禮也儀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註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

祠之以報焉

註大故至報焉○釋曰鄭知大故兵

兵寇也知天灾疫癘水旱者見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鄭註云荒人物有害又云甲禮哀禍灾註云禍灾謂水火此皆是天灾流行故云天灾謂疫癘水旱云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按小祝云弭災兵

為安此彌為徧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灾兵之舉故弭為安此禱祀之事靡神不舉以彌為徧云既則祠之以報焉者以其始為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禱得求曰祠故以報審解祠

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

祝註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

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祀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

以祝辭告之

○被芳弗反劉音廢從才用反一音如字下註同

疏大師至前祝○釋曰

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云造於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

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按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及以釋魚于學註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則亦獻于學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鄭司至告之○釋曰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按彼祝佗云君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事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據此經四望已上為出時獻於社為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按尚書武成丁未祖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與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總云王出大會同造于廟宜也歸也而將有事於此神以該之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註用事亦用祭

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

過大山山川與曾子問曰凡古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音釋一音疏大會至舍奠○釋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與音餘疏侯時見曰會版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事即上文造于祠一也云及行舍奠者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灋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遷廟主行及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註用事至如之○釋曰言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言亦如上經大師用祭事告行引玉人職者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云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非是彼正文義吹言之耳云是謂過大山川與者彼不云過山川此言過大山川此不言用黃金勺彼言以黃金勺以義約為一故言與以疑之彼註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

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其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註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者按彼註破牲為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彼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為制於此經皆用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祖禰用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註

牲禮故不破牲為制

后土社神也 疏 註后土社神也 釋曰按大宗伯王社則社神也按孝經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為土神勾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上雖告祭非常

有牲有幣禮 動不虛故也 **禁督逆祀命者** 註 督正也正王之祈命

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 疏 禁督逆祀命者 釋曰王者有命命

諸侯祭祀之事不使上僭下逼謂之禮若有違者即謂之逆命大祝掌鬼神之神之官故禁正逆祀命也 註

督正至罰焉 釋曰經直示禁督逆祀命鄭以諸侯解之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云有逆者則刑罰

焉者大祝主諸侯逆祀告上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註

與之刑罪不得自施刑罰 疏 祭號六號 釋曰邦國謂畿外諸侯

祭號六號 都鄙畿內三等采地大祝主祭號故大祝頒之六號之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鄭

云祭號六號鄭據大祝掌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三王之後得祭所感帝兼有神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

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侯之言候也候

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

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彌依註

音救亡爾

反下註同疏小祝至疾○釋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

遠于萬反疏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

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禱

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

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二者即是禳求福謂之

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

福祥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

祝行事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

第○註侯之至安也○釋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

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逆時雨嘉善也此

三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候迎之云禳禳卻凶

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災兵遠臯疾三者

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卻之云順豐年而順為之

祝辭者按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意皆欲知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

而順民故云為之祝辭也云彌讀曰救救安也者按

洛誥云亦未克救公功註云救大祭祀逆齋盛送逆

安也故知此彌讀曰救救安也

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隋尸之祭也奠奠也

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先大祝非一

奠○釋曰云逆齋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

小祝於廟門外迎饗人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

神座前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

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

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

水云贊隋者按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受尸尸隨祭

以韭菹擗干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

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

奠○釋曰云逆齋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

小祝於廟門外迎饗人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

神座前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

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

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

水云贊隋者按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受尸尸隨祭

以韭菹擗干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

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

之也云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則郊特牲註天子奠單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註隋尸至非一○釋曰主人受尸醉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則特牲祝酌奠于鉶南是也云祭祀奠先徹後者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設後故云奠先徹後云反之者經先言徹後言奠反之者欲見凡事佐大祝註唯所佐大祝非一故倒文以見義

大祝所有事

疏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

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泚註大喪贊泚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故書泚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泚泚謂浴尸

設熬置銘

註銘今書或作名鄭前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

之極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煇未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極竹任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寡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至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

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坵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熬五羔

反為銘音

名下取銘同類勅貞反杜音江重直龍反下同粥之

六反又音育盛音成鬲音歷別彼列反識識竝傷志

反一讀下識如字盡津忍反蚘音蚘疏設熬置銘○

蚘音浮種草勇反下同坵下念反疏釋曰熬謂熬

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蚘蚘云置銘者銘謂

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階西上所以表柩○疏銘

今至乃塗○釋曰銘今書或作名者非古書出見今

周禮或作名以其銘書死者名亦得通一義故司農

以名解之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者銘

所以表旌故漢時謂銘為柩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

物者謂為銘旌用生時旌旗但沽而小按士喪禮註

王則大常諸侯則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云亡

則以繒長半幅者亡無也為生時無旌旗子男之士

不命是也生時無旌旗故用繒長半幅長一尺云楨

末長終幅廣三寸者依爾雅一入赤汁謂之縗再入

謂之縗楨赤色繪也長終幅長二尺云書名于末者

書死者名於楨末之上云曰某氏某之柩者某氏是

姓下某是名此謂士禮按喪服小記云周天子諸侯

大夫書銘竝與士同云竹杠長三尺者依禮緯天子

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今七三

尺者則天子以下皆以尺易仞云置于西階上者始

死即作銘倚于重殯訖置於西階上屋宇下云重木

以下亦士喪禮文經雖不言重士喪禮有取銘置下

重是以因銘兼解重言粥餘飯者飯米與沐米同按

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天子之士沐梁諸侯士沐

稻天子當沐黍飯米之餘以為粥盛以二鬲按鄭註

士喪禮鬲與簋同差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云

取銘置下重者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于西階上

也杜子春云熬謂重也者以士喪禮云取銘置於重

與此經云設熬置銘亦謂設熬訖置銘於熬上事相

當故以熬為重故鄭以熬與重所設不同故不從也

引檀弓者子春既解熬為重遂引銘與重為證耳云

銘明旌也者謂神明死者之旌故云明死者之銘云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鄭彼註謂重與
 奠則斯錄之據重斯盡其道據奠以是子春引證重
 則取愛之斯錄之不取敬之斯盡其道連引之耳云
 重主道也者始死作重葬後乃有主是始死雖未有
 主其重則是木主之道故云重主道也云殷主綴重
 焉者鄭彼註云殷人作主而懸其重懸諸廟也去顯
 考乃埋之謂始死作重之時至葬後作木主乃綴連
 重之兩懸於祖廟大祥遷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
 故云殷主綴重焉云周主徹重焉者周人不綴重亦
 死始作重至葬朝廟重先柩從入祖廟朝廟訖明日
 將葬重先出倚于道左葬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
 鄭註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云奠以素器以主人有
 哀素之心也者杜子春連引於經無所當玄謂熬者
 棺既蓋設於其旁者約士喪禮而知云所以惑蚍蚍
 也者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以其熬穀似蚍蚍蚍蚍
 見之不至棺旁故言惑云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
 者黍稷稻粱各二筐云大夫三種六筐者黍稷稻粱各

二筐云上二種四筐者黍稷各二筐云加魚腊焉者
 君大夫士同云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
 于西坵南者堂西南隅謂之坵饌於此者據未用時
 加之蓋後設於棺旁云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者此
 皆所設之處言旁一筐則首足各一筐大夫亦旁各
 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八筐左右各二筐首足亦各二
 筐鄭君引此者將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杜
 以破子春為重子春云齋當為案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
 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遺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五者司
 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齋音咨疏及葬至五祀
 遣弃戰反疏○釋曰齋送
 也送道之奠謂將葬於祖廟之奠設大遺奠遣送死
 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

宮中也。○註杜子至以告。○釋曰子春云讀齋為采，采謂黍稷以為道中祭也。者引漢禮為證，後鄭不從者，按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禮云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漢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按祭灋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大師掌釁祈號祝。○註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破社釁鼓，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破社釁鼓，祝奉以從。

疏 大師至號祝。○釋曰言掌釁者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則惟為以血釁鼓祈號。

也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註鄭司至以從。○釋曰引春秋傳曰者定四年祝佗辭引之者，證軍師有釁鼓之事所引之辭者，將以登軍師有必取威於天下欲使敵人畏之也。所以必有征伐四方之事故須用血以釁於鼓，故有釁鼓之。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註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禩音祀。令力。○疏。○註故書至裁兵。呈反。下令可同。○釋曰先鄭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者先鄭之義，經之祀謂祀神。故云祭諸祀及社後鄭不從者以其經祀為諸祀。祀與社文此不見祭事故祀於社共為一事，解之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

禮皆守而祀之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凡外內
事則亦是裁兵故引小祝彌裁兵而解之

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凡外至事

祭內小祭祀者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註云小

祭祀王玄冕所祭按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註云小

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

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

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

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掌事者此數事也祝

專掌其事也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五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六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吳士元 司業臣周應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吳士元 司業臣周應賓等奉

旨重修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

春云防當為披玄謂勸猶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

傾戲○披被奇反下同 疏 鄭司至傾戲 ○釋曰先

者但引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柩車前防謂披在柩

車傍備傾虧二者別司農共為一故不從子春云防

當為披義無所取故不從玄謂勸猶信帥前引者即

下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

高下則以燾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極車傾側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極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謂除菽塗椁也令是也

啓謂喪視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才官

反輔勅疏鄭司至禮也釋曰先鄭云辟謂除菽塗椁也有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

椁敢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引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椁者天子諸侯殯用輅車天子畫輅為龍先置站能輅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輅車之中大斂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椁攢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之如四面留屋故云敢

塗龍輅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於椁上者按檀弓云布幕為緇幕魯布幕諸侯法緇幕天子禮刺以黼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攢塗其上故言加斧於椁上及朝

御匱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視為御極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

孝心也其衰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殿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

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謂乃奠朝廟奠朝庭及註

皆同。禮音舊。離力疏。及朝御。匿乃奠。釋曰。言及朝。智反。下註俱同。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極者。發殯宮。輜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蠹。居前以御。王極也。云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極。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極西。故云乃奠。○註鄭司至廟奠。○釋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改引禮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極朝廟。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禰。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者。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殯于同。不殯于姑。則弗致也。註云。寢小寢。同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云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天子居曲沃。是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此僖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于晉。丙午。人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記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不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殯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例。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玄謂乃奠。朝廟。奠若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及祖飾棺。乃據初來宿奠。是據厥明所設朝廟之奠。

辰將殯於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天子居曲沃。是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此僖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于晉。丙午。人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記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不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殯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例。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玄謂乃奠。朝廟。奠若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及祖飾棺。乃據初來宿奠。是據厥明所設朝廟之奠。

載遂御

註

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

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

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

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

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

御之者執翮居前卻行為節度○飯扶晚反還音旋

音疏及祖至遂御○釋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

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

乃飾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却柩而下棺乃飾

棺設帷荒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

庭中車西設祖奠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

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却行御正柩故云遂

御之○註鄭司至節度○釋曰先鄭解祖及飾棺其

義是故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將葬祖於庭者檀弓

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詩云仲山甫出祖是也云

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者按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

死如事生義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卷之三

三

檀弓曰飯於牖下至即遠也按檀弓曾子弔於負夏

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

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為其不可從者問子

游子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北牖下遷

尸於南牖下沐浴訖即飯舍故云飯於牖下小斂於

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

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

楹間周人殯於西階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祖祭訖至明日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壙故云葬於墓所以即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即就也節級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為行始向遠之義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重解祖及飾載之事云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者後鄭增成之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為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一義玄謂祖為行始此後鄭增成先鄭前解祖也云飾棺設柳池組之屬者喪大記文柳者諸色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組者君三池纁組六之屬是也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彼引喪大記其於此略言也云其序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纛居前御行為節度者恐柩車傾虧以纛告之故云

及葬御匱出宮乃代
喪祝二人相與為節度也

更也○更音庚疏音庚喪祝至庚也○釋曰及至也謂於祖前御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及壙說裁除飾
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

爾周人之葬牆置翌起呂反翌所甲反本亦作翌錯七故反便婢面反寔彼驗反劉補鄧反疏及壙說載除飾○釋曰及至棺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鄭司至置翌**○釋曰云四翌之屬者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不以君禮葬之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嬖大夫四嬖諸侯六嬖天子八嬖今用四嬖是不成君禮也云今可舉移安錯之言出孝經玄謂飾者今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玄謂

周人之葬牆置盈者檀弓云敗人棺槨周人牆置置
牆謂帷荒與極為鄣若牆然故謂之牆言置置者
在道極車傍人執之人墮置之於椁傍故云
置也引之者證飾既除還入墻設之義也
如之疏小喪亦如之○釋曰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
亦有勸防已下之掌喪祭祝號
事故云亦如之
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虞

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疏喪祭虞也至祭易喪祭○釋曰引檀弓云葬

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者葬日設人遣奠而出葬訖反
日中而虞送形而往迎窆而反虞者安也葬日虞祭
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也云是日
也以虞易奠者葬日反日中而虞奠者自未葬已前
始死之後皆是今既葬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
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

卒大為吉祭土虞禮始虞曰京薦給事而虞曰哀薦

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哭祝辭亦稱成事也祭以

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是王弼則與巫前鄭

喪祭引之者證經喪祭是虞也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

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

傳曰楚人使公親祔公使巫以桃茢先祔殯楚人弗

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厲音列記作

例亦音列疏王弼則與巫前○釋曰王弼者諸侯諸

惡鳥路反疏臣死王就室弔之喪祝與男巫在王前

也○疏鄭司至悔之○釋曰先鄭云喪祝與巫以桃

厲執戈在王前者桃者鬼所惡茢荼帚所以掃不祥
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
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玉

手亦然故兼言執戈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執戈惡之是天子之禮故引之言惡之也所以異於
 生也者死者之傍有凶邪之氣故須桃茢以惡之是
 異於生春秋傳曰者是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按傳襄
 公朝於荆康王卒楚人使公襲襲者臣賤之事欲使
 公行臣禮公使巫以桃茢被殯楚人弗禁者不知禮
 故不禁既而悔之者後覺始悔是君臨臣喪之禮故
 悔之引之者證經喪祝與巫前有桃茢之事按檀弓
 云使公襲左傳云祿不同者祿即襲也 掌勝國邑之
 襲時未殯而云被殯者名尸為殯耳 掌勝國邑之
 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註 勝國邑所誅討者社
 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

下為北牖○亳步博反棧劉才疏掌勝至祠焉○釋
 產及一音上諫反疏曰以祭祀禱祠者

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
 福報賽曰祠○註勝國至北牖○釋曰云勝國邑所

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
 策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為據武王伐
 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矣者據其地則
 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稷此註勝之即為
 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
 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
 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者
 按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之
 社蓋掩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者郊特牲文郊特牲
 喪國之社必屋之為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
 掩其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
 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
 而斂飾棺焉疏凡卿至棺焉○釋曰言掌事者雖禮
 而斂飾棺焉疏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
 故總云掌事 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註

杜子春讀貉為百爾

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貉莫駕反。註禡。疏。甸祝至祝號。○釋曰：言掌四時同甸音。田下文同。疏。之田表貉之祝號者。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為號。○註。杜子至多獲。○釋曰：子春云：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為禡者。毛詩爾雅皆為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禡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舍奠于祖廟。禡亦如之。

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鄭司農云：爾

父廟。○舍音疏。舍奠至如之。○釋曰：天子將出告廟

釋下同。疏。而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

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

故祖禡。并言。○註。舍讀至父廟。○釋曰：舍讀為釋者。

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云釋奠者。告將時

田。若將征伐者。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

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禡。故兼言征伐。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

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禡。乃斂禽禡牲。禡馬皆掌其

祝號。師田謂起大眾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

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

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禡。

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杜子春云禘

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

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禘讀如伏誅之誅今

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屬音燭

禘音誅一音禱別彼列反為于疏師田至肥健○

偽反下同誅音誅字林音朱釋曰云云於虞

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者若田獵在

山虞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旌各植旗為表故解

致禽于虞中者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

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禽獸既致於旌旗之所向祝

分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一所云饁饋也以所獲

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者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

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以四

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兆

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云入反

以奠於祖禘薦且告反也者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

田今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

獲禽牲薦廟也云斂禽謂取三十者按穀梁每禽擇

取三十知入腊人者按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按

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

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

厨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

舊曆二十一年刊

國書院藏本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

八者之辭皆所

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疏

註八者至曰詛○釋曰此八者之內類造以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故云夫事曰盟小事曰詛

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國

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

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

書

疏作盟至劑信○釋曰云作盟詛之載辭者為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

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質正也成也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諸侯邦國

之劑謂要券故對神成之使不犯○註載辭至載書○釋曰言為辭而載之于策者若然則策載此辭

謂之載云坎用牲加書于其上者也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座偽與

楚客盟司盟註具引此文於此註略也引春秋者據載書而言知者按司盟掌盟載之法彼註云載盟辭

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卽是此載辭也又註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卽引春秋宋

寺人之事明此坎用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

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註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故兼解之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

國也者周禮體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為此解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

大雅文王詩也彼訓曾為成成為平謂成其平和之事引之者證質為成義先鄭引春秋傳曰者按哀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大尹使祝為載書司農之意以載辭與載書為一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

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雨音汪疏司巫至舞雩

巫之政令者下文男巫女巫皆掌之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註雩旱至得雨釋曰言雩旱祭也者經云國大旱而舞雩明雩是旱祭是以春秋緯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知者按禮記月令大雩帝嘗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

即古上公句龍柱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土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雨者按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雩註雩雩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巫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註云雩者面鄉天覲天哀公而與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雩者挾句連引之其言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註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註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乂也巫以八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

所施為疏杜子至並施為釋曰子春之意帥巫者巫則女巫巫也訓為常故云會聚常處後鄭

不從玄謂恒久也巫人者先巫之故事後鄭之意以恒爲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事按視舊所施爲而法之

菹館 杜子春云菹頌爲鉏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菹館或爲租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飽茅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者今筐也主先匱菹後 爾玄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 士虞禮曰

茅長五寸實于筐于西帖上又曰祝盤取首降

之升入設于几東席 上東縮 ○匱音丹菹子都反鉏

下同租劉音緲又音卷沈音子餘反飽 **疏** 杜子至音苞又音弭裹音果爲于僞反刊音寸 東宿 ○釋

曰子春所解及讀字惟解匱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

卽引中雷禮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是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請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

菹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菹者也云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

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卽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

以鄭云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首刊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帖上有刊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帖者堂西南隅謂之坤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

盥升取直降洗之升設於几東席上東縮若士虞禮
設席於奧禮神東面石几放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縱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凡祭事守瘞
言東縮引之者見直是藉祭之物
謂若祭地祇有埋牲土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故
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瘞於

疏 瘞謂至去之○
釋曰按爾雅祭天

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入按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
故鄭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土者也鄭不言帛亦
有帛可知云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但祭
地理牲與禮祀同節下樂下神之後即有埋牲之事
以後更有祭祀之節爭故使司巫守埋是以鄭云有
祭事然云祭祀畢即去之者以其無事故去之不復
也**凡喪事掌巫降之**
恒 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
或死既斂就巫下禡

六遺禮○禡音傷
疏 降下至遺禮
釋曰人死音

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
下神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禡其遺禮者按郊特
牲鄉人禡鄭註云禡疆鬼彼逐疫癘之事
故以禡為疆鬼此禡當家之鬼非疆鬼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杜子春云望衍謂

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

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

案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

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衍音延下

疏 男
同為于偽反

至以茅○釋曰云望祀者類造禴祭遙望而祝之云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
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
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

於四方也○註杜子至之招○釋曰子春所云皆無
 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大祈義
 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註大祝已
 云類造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
 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
 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
 說禴禘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故二者
 之下故知此大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按
 詛祝而冬堂贈無方無算註故書贈為贈杜子春云
 知也

增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算道
 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

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

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增疏○故書至
 音曾○釋

曰子春以堂贈為逐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
 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
 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
 不從玄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
 於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
 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方可近則近可遠則
 遠無常數春招弭以除疾病註招招福也杜子春讀
 此解無算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

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弭與彌同及疏註招
 之禮○釋曰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讀從小祝彌災
 兵之彌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按小祝後鄭註彌
 讀曰救於此云為救從子春之說云救安也安凶禍
 也者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招救皆有
 祀救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侯禳意同侯禳
 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

可王弔則與祝前註

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為先鄭司

農云為先非是也

疏巫祝至是也○釋曰按上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此男巫與

祝前故二官俱在王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註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已

音祀疏至沐浴

○釋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

上旬之已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

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潔靜者沐浴相將故知

亦有旱暵則舞雩註

使女巫舞雩祭崇陰也鄭司農

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

乃已疏乎○暵呼旱反繆音穆

縣音玄暴蒲卜反

疏旱暵則舞雩○釋曰此謂五月已後

脩雩故有旱暵之事旱而言暵者暵謂熱氣也○註

使女至疏乎○釋曰司農引繆公者魯繆公春秋後事縣子者魯大夫欲暴巫者以其舞雩不得雨引之者證使女巫舞雩之事

若王后弔則

與祝前註

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疏若王至祝前○釋曰此女巫至

與祝前則與天官女祝前后○註女巫至王禮○釋曰云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按前男巫與喪祝前

王執桃茹此文巫與女祝前后亦巫執桃祝執茹故云如王禮凡邦之大哉歌哭而

請註

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疏凡邦至歌哭而

請○釋曰大哉言歌哭而請則大哉謂早嘆者○
有歌至靈也○釋曰按林頗難曰凡國有失哉歌哭
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
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哉哉而樂之將何以請哀
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
何為玄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為非其所哉
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
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太射之歌
馬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
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
發氣此數者非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
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
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以日之中既以哀事
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
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
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典則亦灋也逆迎也亦典

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

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

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

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治

直吏

反下及註其治同為于偽反下疏典則至之職○

為有同底音吉朝直遙反下同疏釋曰云典則亦灋

也者按大宰註典灋則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

與灋一也故云典則亦灋也云六典八灋八則冢宰
所建以治百官者冢宰職八灋云治官府是也云大
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者鄭言此者欲見大
史重掌此三者非是相副貳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其
治職文書云大史日官也者以其掌曆數故云日官

引春秋傳者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
 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氏註云日官日
 御典曆數者也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服註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
 之重曆數也按鄭註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
 之職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
 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是卿掌曆數明周掌曆數亦是日官鄭意
 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
 之時使卿掌曆數至周使下大夫為之故云建六典
 處六卿之職以解之凡辨灋者致焉不信者刑之
謂邦國官
 府都鄙以灋爭訟來正之者○致音考爭
疏凡辨至
爭鬪之爭
刑之

釋曰按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文書其
 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灋得理考
 之不信者刑之者事理妄冒不信者刑罰之○
 邦至之者○釋曰鄭知此事是邦國官府都鄙者以

其文承上文三
 者之下故知之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

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註
 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

書也貳猶副也藏灋與約劑之書以為六官之副其

有後事六官又登焉疏
 凡邦至所登○釋曰上文邦

國官府都鄙三者俱充此約

不言官府者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

實官府約劑亦藏之云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

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

者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大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

上於大史以藏之○註約劑至登焉○釋曰鄭知約

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者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

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盟要之載辭言及

券書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

言券書鄭知所藏之中有灋者按司盟云掌明載之

灋下又云及其禮儀北而詔明神此既掌辭明并灋

亦裁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謂抵背盟誓

者辟灋者考按讀其然否

○辟婢亦反劉芳益疏若

至刑之

○釋曰盟誓要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事

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灋者辟開也灋則約

劑也則為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不信者

不依約劑與之刑罪故云不信者刑之

正歲年以

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申數曰歲朔數曰年中

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

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數所主

疏正歲至都

鄙

○釋曰

云正歲年者謂造歷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

歷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者官府據在朝都鄙係二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

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

○註中數至乎在

釋曰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

四氣

正月立春節雨水二月啓蟄節春分中二

月清明

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

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

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

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

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

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灋中氣無入

前月灋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

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

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而

此即是中數曰歲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一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

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

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為二十二五度為百六十四

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
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
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
入後氣卽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
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
日而已日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
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
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曆日矣云定四時以次
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
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
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民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
告閏朔乘時正也何以爲民彼譏文公
不告閏朔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頒告朔于邦
國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一月

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

註天子至之也○釋曰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
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
大祖卽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
天子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日月用
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
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若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
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
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言朔者以十
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今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故
春秋傳曰者還是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天子班
曆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曆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
書日者猶天子日官失之不班曆引之證經天子有
班告朔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註門謂路寢門也鄭司
農云月今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

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疏

閏月至終月○釋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閏故大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並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故立居門終月○**註**門謂至之閏○釋曰鄭知此經門是路寢門者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先鄭云月今十二月據月令而言按月令是秦時書明堂路寢有九室大室在中央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為个堂大室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云左右之位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之左右个故月令孟春云居青陽左个仲春云居青陽季春云居青陽右个孟夏云居明堂左个仲夏云居明堂季夏云居明堂右个孟秋云居總章左个仲秋云居總章季秋云居總章右个孟冬云居

玄堂左个仲冬云居玄堂季冬云居玄堂右个月令皆云居故鄭以大寢解之是以先鄭引之證此大寢之禮云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者以其十二月居十二堂故云閏月無所居居于門云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解閏字之意以閏月王在門中故制文字亦王在門中謂之閏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註**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疏****註**執事至視墨○釋

曰知執事大卜之屬者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知當視墨者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戒及宿之日與**拆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註**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

之事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

或為叶○叶音協汁音執**疏**戒及至協事○釋曰戒

又音協劉子集反**疏**及宿之目者戒謂散齋

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謂校呼之

教其所當居之處 疏 祭之至位常 釋曰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

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 辦事者攷焉不信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

誅之 註 謂抵冒其職事 疏 謂抵冒其職事 釋曰此謂助祭之人大史掌禮

知行事得失所行儀註謂之事則與人 大會同朝觀考焉抵冒職事詐欺不信者刑誅之

以書協禮事 註 亦先習錄之也 疏 大會同朝至禮事 釋曰天子與諸

侯不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註 將途也詔王告王

以禮事 疏 及將至詔王 釋曰將幣之日者則王將所習會同之事至此得朝觀之時則備三

享之禮將途也幣謂璧帛之等故云將幣之日云執書以詔王者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

王使不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註 鄭司農云大出錯誤 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

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

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

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音勅今俗音如字焉

於虔反夾古洽 疏 大師至同車 釋曰云大師者大

反劉古協反 起軍師也云抱天時者大史知天

道天時謂天文見時候者史抱此天時與大師瞽人

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察天文故同車也 鄭司至之長 釋曰先鄭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者云抱式者據當時占文謂之式

以其見時候有灋式故謂載天文者為式知天時處
吉凶者候天時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國語者
按周語單子謂魯成公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
者在哀六年玄謂瞽即大師者此足先鄭之義周語
云瞽者即此經大師一也云瞽官大師之長者按春
官瞽人之內立其賢者為大師之官故云瞽官之長
大遷國抱灋以前註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
薦反 大喪執灋以泣勸防註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遺之日讀誄註 遺謂祖廟之

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犬
師又帥瞽厥之而作論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

之誄論成於天道○遺奔戰反下
疏註 遺謂至天道
同行下孟反 ○釋曰遺謂大

遺奠故以遺謂祖廟之奠云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
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
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誄
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
瞽厥之而作論者按大師職凡大喪帥瞽而厥作格
論云言王之誄論成於天道者按禮記曾子問惟天
子稱天以誄之註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
論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
以誄之是王之論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
南郊制論乃於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論 凡喪事攷
焉 為有得失 小喪賜論註 小喪卿大夫也 疏註小

大夫也○釋曰大史雖賜之論不讀使小史讀之故
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論讀誄彼註云其讀誄亦
以大史賜論為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論之時其
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論論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
史至遺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
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論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王禮亦
當然其諸侯之禮按曾子問云賤不誅貴幼不誅長
諸侯相誅非禮春秋之世卑論於尊不得如禮按曲
禮言論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
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若然此直言小
喪賜之謚則三
公諸侯亦在焉 凡射事飾中含算執其禮事 舍讀
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玄謂設算於中以待

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
中於郊則間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

之中未聞 舍音釋盛音成 疏 凡射至禮事 釋曰
中丁仲反竟音境 言凡射事者則大射

賓射燕射之等皆使大史為此三事飾中者謂飾治
使潔靜舍算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算第

二第三番射乃釋算執其禮事者大史主禮者天子
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之
舍讀至未聞 釋曰先鄭云中所以盛算也者司
農之意所有射算皆盛於中故後鄭不從玄謂設算
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者按鄉射大射算
皆於中西設八算於中內偶升將射大史取中之人
算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
下皆然鄉射禮曰已下是鄉射記文云君國中射皮
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為中云於郊則
間中者謂大學之射云於竟則虎中者謂與鄰國君
射也云大夫兕中士鹿中者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
以兕獸為中士以鹿獸為中云天子之中未聞者經
記不言
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

諱 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諱所

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

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替

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僉為帝杜子

春云帝當為僉僉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僉玄謂王有

事祈祭於其廟○僉音定繫戶計及下疏小史至忌

同昭如字或作邵音韶諱○釋曰

小史當邦國之志者邦國連言據諸侯志者記也諸

侯國內所有記錄之事皆掌之云僉繫世者謂定帝

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自有昭穆親

疏故須辨之云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云

則詔王之忌諱者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

註鄭司至其廟○釋曰古者記識物為志春秋傳所

謂周志者皆是左氏傳敵之役晉襄公縛秦囚秦駒

失戈狼睥取戈斬囚遂為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

立續簡伯其友曰益死之諱曰吾未獲死所其反目

吾與汝為難諱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引之者證志為記識之義也引韓宣子者按昭公二

年左氏傳晉韓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引之者證史官掌邦國之志此經小史掌志引

大史證之者大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云繫世謂

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

本云警矇諷誦之者按警矇職云掌諷誦詩世僉繫

書叙昭穆之俎簋

註

讀禮灋者太史與羣執事史此

小史也言讀禮灋者小史叙俎簋以為節故書僉或

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蓋古文也大祭

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叙其

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俎簋

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此毗疏大祭至俎簋

志及○釋曰此言

叙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惟謂祭宗廟

三年一禘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註讀禮

至比之○釋曰鄭知讀禮禮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

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

事彼云禮書即此禮禮也云言讀禮禮者小史叙俎

簋以爲節者謂大史讀禮禮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

俎簋當依禮灋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故俎及簋云

爲節也齊景公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云公有

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大喪大賓客大會

鬼神故欲誅於祝史是其事也

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疏

大喪至小事○釋曰此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得佐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諡爲節事相成也疏其讀

○釋曰按大史云小喪賜諡註云小喪卿大夫之喪

註取此文彼不云讀誄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

誄賜諡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諡之

時須誄列生時行跡而讀之故云其讀誄亦以大史

賜諡爲節云事相成者諡

慶依誄爲之故云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

星之位辨其序事以命天位註歲謂太歲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必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

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

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

萬曆二十一年刊

司禮注疏卷之三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夏辨秩南為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

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曆

日大歲在某月某日其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

位於三五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

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馮音憑相息亮反

反下皆同譌五疏馮相至天位○釋曰云十有二歲

和反直音植者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於十二

辰一歲移一辰者也云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

辰十二月而周故云十有二月云十有二辰者謂子

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之等

也云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

之等為二十八星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

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總

五者皆有位處也云辨其叙事者謂五者皆與人為

候之以為事業次叙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序事也

云以會天位者五者在天會合而為候也此謂之五

者也○歲謂至術云○釋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大歲在地與天上歲

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

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

跳一辰十二辰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

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

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
月日月會於玄枵十一月斗建丑丑有大歲自此
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大歲在月建之義也云然則今
曆大歲非此也者以今曆大歲歲星北辰太歲無跳
辰之義非此經大歲者也云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
方面所在者此五物皆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故
云方面所在云謂若仲春辨秩東作已至者按尚書
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辨其
平也註引國語者國語文云王合位于三五者按彼
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之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
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也
四時之叙 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
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分日在曼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象井

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

叙正矣 **疏** 冬夏至之叙 ○釋曰此經欲知人君政之

得失之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叙
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依度則四時之叙
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實也故於
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
也 ○ 註 冬至至正矣 ○ 釋曰鄭知冬至景丈三尺者
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
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畧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言
政令之不平灋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於地四維
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
於視日審矣畧進則水畧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
退尺二寸則日食註云畧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
外則畧長畧長者陰勝故水畧短於度者日之行入
進黃道內故畧短畧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則
月食者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二
寸則日食者日之數備于十畧進為盈畧退為縮冬

萬曆三十二年刊

皇清康熙

卷

至畧長丈三尺至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表
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尺
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註考靈耀云日之
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
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分小分四者
分一寸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四里按大司
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
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
婁而畧中立八尺之表而畧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云
極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者愆陽伏陰者昭四年申
豐辭以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陽和也
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
以其景知氣至不者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
在望以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註云八月八
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
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
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
弦東井故鄭并言并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

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
判皆以合昏星體在酉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婁星昏
在酉秋分角星昏亦在酉以是推之皆可按天文
志云月有九行云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
日東從青道云云然則用之決房中赤青出陽道白
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
雨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則謂之赤
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
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
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
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日出陽道則旱風
出陰道則雨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
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道占日天
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
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
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
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

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去極中而昴中立八尺之表而昴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秋昴景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昴表有差移故不同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辨其吉凶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

會五星有贏縮圓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朏側

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不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識音志又音試又如字下同暈本又作輝亦作暈音同眺他了反昞而月見西方匿女力反劉註則及朔而月見東方曰側

匿亦名朏朏女六反保章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

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

○釋曰云志古文識識記也者古

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

謂五星者按天文志謂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太白

北方辰中央鎮星云辰日月所會者左氏傳主文伯

對晉侯之辭也云五星有贏縮者按天文志云歲星

為縮縮為主入故人有言曰天下大平五星循度亡

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圓角者星備云五星

則禮運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云黜側匿之變者按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黜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眺則侯王其舒云七者右行列舍者七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逆以見吉凶故云天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若然經有辰鄭云日月所會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鄭不釋為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禍福之事也

星以觀妖祥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

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友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正矣

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

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嫫訾衛也降婁

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

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

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分扶問反註同參所林

戶江反彗以歲反疏以星至妖祥釋曰此經論北

又息遂反孛音佩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

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

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星而

說云皆有分星者總解九州及諸國也云以觀妖祥者據星見徵應所在以觀妖祥之事也

萬曆二十一年刊

皇朝通志

卷

辰爲商主大火此所引及國語皆據諸國而言故增
成其義并釋九州之土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
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
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
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
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
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
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
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
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充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
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云州中諸國
已下別釋經所封封城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云
矣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者謂後代有作
堪輿者非古數雖非古數時有可言者故云今其存
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者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
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所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
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亦謂
同年度受封故同次也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編客星

彗字之氣爲象者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
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者邪亂之氣掃故
置新之象左氏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字
一也時謂宋衛陳鄭裁天文志彗長丈二言用客星
者彗非位奔實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註
而入他辰者也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
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
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
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之屬是也○相息亮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經
反下同○釋曰云歲謂太歲以觀妖祥之異
耳○歲謂至是也○釋曰云歲謂太歲者上文已
說五星訖以文次而推知非歲星故知是在地之太

萬曆二十一年刊

司禮監

三

歲也其推太歲所在已下於土馮相氏釋訖鄭恐人不曉故重言之也先鄭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亦欲見推太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太歲也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按昭十二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月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有云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衰三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

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擇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為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於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禮象度天門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三至二分觀雲色清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疏以五

象○釋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云水旱

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降為豐吉也云之

禘象者禘謂日旁雲氣以見五色之雲則知吉凶也

○**註**物色至救政○釋曰鄭知視日旁雲氣之色者

以其視禘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禘象故

知所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鄭知水旱所下

之國者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嘗十二辰之

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

即所引春秋者是云青為蟲已下蓋據陰陽書得知

按僖五年左氏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

物為備故也註云分春秋分至多夏至啓立春立夏

閉立秋立冬據八節而言也先鄭引下文以十有二

凡此五物者欲見春秋與此相當故也

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註十有二辰皆有風

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齊矣

疏以十至

釋曰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頤律氣以知妖祥之事○

註十有至審矣○釋曰鄭知十二風是十二辰氣為

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為風故

知風即氣也云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者鄭亦按

師曠吹律而知此氣亦當吹律也今無吹律之虞故

云其道亡引襄十八年者是時鄭屬晉不復事楚楚

師伐之晉為盟主欲救之故師曠吹律以觀楚強弱

按彼服註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云命

乖別審矣者以南風弱即知楚無功是其命楚師乖

離別審矣按考異郵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

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

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

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按通卦
 驗云冬至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
 春條風至雨水猛風至二月驚蟄不見風至春分
 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
 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大
 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
 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
 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月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
 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
 有八以當八卦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
 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
 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
 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
 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不知
 之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訪謀也見其象
 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大特占相

所宜次序其事

疏

凡此至序事○釋曰此經總計上

星以下五經並是已見之物有此五事云詔者詔告
 也告王改脩德政以備之以救止前之惡政云訪序
 事者謂事未至者預告王訪謀今年天
 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使不失所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太宰既

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枋本又作柄兵病疏內

反治直吏反下同

至曰奪○釋曰按太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
 與殺相因欲見為過不止則殺之假令過失已麗於
 灋內之園土司園職云掌收教罷民又云不能改而
 出園土者殺之是因過而致殺也人者不與太宰次
 第同者亦欲見事起
 無常故不依本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

萬曆二十一年刊

皇清詩經卷三

三

以逆會計

國灋六典八灋八則

疏執國至會計

爵祿殺生之事故執國灋及國令之貳者國灋太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國即句考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國灋至八則○釋曰按太宰則皆訓為灋故知國灋中舍有六典八灋八則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六叙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叙六日以叙聽其情

疏

六叙六至其情○釋曰云叙六叙也者按小宰職有六叙六叙之內云六日以叙聽其情是其聽治之灋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鄭司農說以

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

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父音甫逖吐

疏凡命至命之○釋曰周灋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灋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以其賤略之也

○鄭司至以出○釋曰此事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以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王命為侯伯之長按曲禮云大國曰伯父州牧曰叔父晉既大國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

凡四方之事

疏凡四至讀之○釋曰言四方之

事書者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若今至省事○釋曰漢灋奏事讀之故舉以况之也

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

贊為之為之辭也鄭

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

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夫夫倍上士卿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贖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

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食音似下

同贖音獨

疏贊為至附庸○釋曰先

鄭云上農夫已下皆禮記王制文按彼所釋凡地有九等按遂人註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三人以至十人為九等則地有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下下上中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欲取下士食九人祿與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云其次食八人據上下之地云其次食七人者據中上之地云其次食六人者據中中之地云其次食五人者據中下之地又不言下上之地食四人已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當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為差故不言四人以下也若然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故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云諸侯之下上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者欲見從下士以上祿轉多故以此為本以增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贖也者古時名為方漢時名為贖故舉以說之玄謂王制曰已下以先鄭不言者故引之以增成其義欲見此經所云據王臣為本故先鄭後鄭內外兼見

賞賜亦如之

疏賞賜亦如之○釋曰此謂王以恩惠賞賜臣下之祿亦以方書贊為之辭

按司勳職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副寫藏之疏內史至貳之○釋曰謂王有詔勅頒之事則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

也

外史掌書外令

王令下畿外○下戶疏○王令下畿外○釋目經

典凡言四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掌四方之志志
經言外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
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乘繩正反
檮徒乃反杌

五忽疏○志記至檮杌○釋曰謂若魯之春秋之等
反○孟子又名春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為陽之首
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

春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
為乘也○云楚謂之檮杌者檮杌謂惡獸春秋者直史
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檮杌故謂春秋為檮杌也皆是

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者欲見春秋
是記事云與四方之志為一故也
掌三皇五帝之
書○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墳扶疏○楚靈至五
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
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

此云五帝之書為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一皇雖無亦
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
按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彼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三
王之灋九丘九州之國之戒下有延叔堅馬季長等
所說不同惟孔安國尚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以

無正文故掌達書名于四方
謂若堯典禹貢達此
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

得能讀之疏○謂若至讀之○釋曰尚書有堯典舜
典禹貢之等是書之篇名聘禮記云百

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其文字之書
名俱是書名此經宜云書名未知何者之書名故鄭
兩解之云古曰名今日字古者之文字少直曰名後

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稱曰字
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書王

萬曆二十二年刊

國書彙編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令以授使者○使所吏

反註同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六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七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司業臣周應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王所以

治之令冢宰掌王治○治直吏反註

及下凡治同

疏御史至冢宰

冢宰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及畿內萬民

凡治者

之治令此御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事

為書寫其治之灋令來受則授之

疏凡

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官所有治職者掌

皆御史書王之灋令授與受者故言凡以該之也

萬曆二十年刊

贊書

至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

詔文

疏王有至詔文○釋曰謂若今出詔勅之書是王有命頒下於外其詔勅書則御史贊王

為此書故凡數從政者

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灋度皆在玄以為不辭故改之云

○數所主反

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卿已下至見賢遍及胥徒在王朝者皆是凡數又是從政

之人故云凡數從政者也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為句讀之玄以為不辭故從之云云有掌賓書數書數既

為三百三千有何可贊也且書數得為三百二千下別言從政者有何義意乎故後鄭以為不辭而改之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

其出入

公廨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

等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

疏巾車至出入○釋曰云公車之政令

者以下辨其用及等敘出入皆是政令故先言其總也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詁

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疏公猶至序○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

侯若言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賓之屬者其中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總之云太

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序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敘者周人先同姓次異

姓後云四衛蕃國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

王在焉曰路玉路以

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鞮帶之鞮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曾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曾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鞮王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終旂則屬焉○錫音陽樊步干及下同反屬居例反終所御_五王路此言與下為總目一日反又所屬反屬音燭_五路此言與下為總目一日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_五王在至屬焉○釋曰言王在焉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

之所存故以入為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為飾不可以玉金為路故知王金等飾之言者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奕詩鈎膺鏤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詩毛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鞮帶之鞮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鞮帶註云鞮帶佩鞮之帶但易之鞮謂鞮囊即內則云男鞮革是也此鞮謂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曾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削革為之賈馬亦云鞮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而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鞮為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鞮解之也後鄭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鞮屬也郭氏云毛鞮所以為屬如

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纁五采五就則知
正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小采以朝且者用三采
耳纁藉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而為一就此中
纁十二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而為一就如
藻十二就然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
為常是也云正幅為纁者爾雅文知旂則屬焉者爾
雅云纁帛繆練旒九繆旒用物不
同旒又有數明知別屬可知也

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註 金路以金飾諸末鈎婁領

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纁以五
采繭飾之而九成犬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
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
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

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鈎為鈎也子春讀為鈎也

反賓如字劉沆方刃及領疏金路至以封○釋曰上
天感反率音律又音類疏五路云一曰此以下皆
不云三曰三曰之等若據王而言王路言一曰則
金路已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據諸侯言之從此
金路已下所得各自為上故此已下際不言二曰
三曰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
賜異姓已下則用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
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註金路至為鈎○釋曰
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王路所飾也云鈎婁領
之鈎也者詩云鈎膺鏤錫鈎連言膺明鈎在膺前以
今驗古明鈎是馬婁領也云金路無錫有鈎者以玉
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鈎明
知金路有鈎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
有鈎可知云亦以金為之者錫用金明鈎亦用金為
飾也云九成者亦如上一采繭為一成凡九就九成
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司常職文云以賓以會

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
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
廟主行載於齊車註云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
是以士喪禮註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
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
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
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禮
二主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侯伯而已若魯衛稱
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為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與
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為節是上公九命服
衮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鷩冕
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衮受五百里
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衮冕是雖為侯伯服如上
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
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
同矣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天工
不可私非其才其無功德不可輒授之以職禮運云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已是以同

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
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在稍地小都任縣
地大都任疆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
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大都
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
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

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
直遙反註象路至甥舅○釋曰象路以象飾諸末
註皆同疏者此所飾亦如玉金矣但用象為異此云
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者經不云鉤明無鉤經直
云先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
朱同為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職文以
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

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旒鄭註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見旒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云異姓王甥舅者謂先王及今王有舅甥之親若陳國祀國則別於庶姓故乘象路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

衛 革路鞮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駢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

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

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

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

以內○龍如字駢音厖條依註 疏 革路至以內○

作條他刀反鞮莫干反

釋曰云革路鞮之

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自玉路金路象路四者皆以革鞮則冬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王金象之名此革路亦用革鞮以無他物飾則名為革路也鄭知駢是白黑飾之物且下有駢車邊側有黑漆為駢此革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駢為雜也云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上玉路鞮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為旒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為正物剪色赤殷以十二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註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註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會勞師不親

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按司馬遷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云四衛服者以其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太司馬以木路前樊鵠纓建大要服為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木路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前讀

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前讀

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革為

樊鵠色飾革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

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饗服蕃服杜子春云鵠或為

結○前依註作翦子淺

反淺也鵠戶篤反

言木則木上無華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

漆者况吉之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為緇翦之翦者

讀從既夕文也彼為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緇二

橫三鄭云翦淺也此前亦取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

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革路無龍勒可知云

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亦不在九旗之中而不

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為物兼在殷正

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

此亦以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

麾當夏之正色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

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鄭註云有虞氏當言綬夏氏

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綬今此大麾則綬而

為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實後代文差之則綬當

有虞氏旂當夏后氏但旌旂皆上有綬夏之旂云疏

旒而用之卽是綬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
田獵者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註云田四時
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
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
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
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
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綬司馬職王建大常是相參
正文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職
要服已內爲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蕃總而言之
皆號蕃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
云鶡或爲結者按馬氏云前樊結縵謂再重樊縵在
前有結在後往往往結結以爲堅且飾節良以爲樊縵
皆有采就則前與鶡亦可以爲飾而賈氏爲前縵有
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
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
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觀
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黑車龍旂
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日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

乘之若齊軍及朝升朝夕燕出入時降一等若
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
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土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
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當乘所
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金路無
錫韓侯受賜得有饒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
有之也若如鄭註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
金路若爲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
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
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
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子男
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王后之五路重

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

蓋註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

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能

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為總
鷺或作繫鄭司農云錫馬而錫總當為總書亦或為
總鷺讀為鳥鷺之鷺鷺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者
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幘車山東謂之裳幘或曰
幘容玄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鷺總車衡鞞亦宜有
焉績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
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
饗諸侯所乘安居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
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

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

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註同總作動反獻於

鳥計反乘繩證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總滅云檢字
林蒼推反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唯昌
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
乎非其意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鷺音
烏兮反著直略反鑣表驕反幘昌廉反潼本亦作潼
詩註作童皆音同鞞劉音管一音胡瞎反蔽劉音弗
下及文并同一音必世反見賢遍
反下同去起呂反下去戈去毛同疏王后至容蓋○
五路亦是總目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
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為之厭翟者謂相文
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本也凡言總者謂
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坐為
飾故皆謂之總也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車在
上者以其翟車有幘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幘而有容

蓋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重翟至翟乎。○釋曰云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矣。用物則同故鄭引龍勒以釋此也。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按曲禮上文婦人不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云鷩讀爲鳧鷩之鷩者從毛詩鳧鷩之篇名鷩者取鳥之鷩色青黑爲義如之繪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先鄭蓋見當時以况古也。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者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袞註云袞車裳幃周禮謂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幃裳毛氏亦云潼容是容潼容與檐及裳幃爲一物也。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鞅亦宜有焉。考後鄭取先鄭總着馬勒直兩

耳與兩鑣爲本其於車之衡鞅亦宜有焉以其皆是華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蓋如今小車蓋也者此舉漢灋小車有蓋以况周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微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蔽也。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約王之五路則重翟當王路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云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按內宰職云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裸賓客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故云從王賓饗諸侯也不言裸者文略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者彼是諸侯之夫人當乘厭翟則上公

夫人亦厭翟以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子男夫人可以乘翟車至於祭祀及嫁皆乘之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簑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翟車不重不厭以翟君也

矣如今駟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握劉音屋下馬

皆作握鳥學反沈

云劉音非疏翟車至有握○釋曰上言朱總續總鷺駟薄經反

總彼皆以繪為之今此言組總則以組

條為之總亦施於勒及兩耳兩轡并車衡轡馬○翟車至出桑○釋曰翟車不重不厭明以翟飾車之側可知云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者貝水物謂餘泉餘蚨之貝文以飾勒之當面者也云有握則此無蓋矣者但蓋所以禦雨無握乃施之今既有握故知無蓋矣云如今駟車是也者漢禮駟車無蓋故舉以况之云后所乘以出桑者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后皆乘此翟車以其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

輦車組輓有斐羽蓋

輦車不

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輗輪人輓之以行有斐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故

書斐為駟杜子春云當為斐書亦或為駟○輦本作

連音輦組

音祖輓音晚斐所甲反從七容反輗市疏輦車至專反翳烏帝反駟輓並音獵駟或音毛

為駟○釋

曰輦車不言飾者以其不言翟又不言面總之等是不言飾也此無所供事直是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車也知漆之者凡古之車器之等皆漆之明此亦有漆也知為輅輪者按禮記云載以輅車輅車載極之車則地官屨車人輓之以行此輦車組輓亦是人輓行者按雜記註引詩氏說文解字曰有輅曰輪無輅曰輅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輅曰輅按上雜記註輅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妻所以禦風塵者妻即扇也扇所以為障蔽亦所以禦風塵也云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者妻既禦風塵明羽蓋所以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大禩尾

疏飾小服皆疏

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

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禩以犬

皮為覆笈故書疏為楯杜子春讀楯為沙玄謂蔽車

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笈又以其尾為

戈戟之張纛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

為服小服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

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亦為備焉

○五乘繩證反下五乘同禩莫歷反麋沈音羔劉姑道反羸魯火反劉又音累笈力丁反劉又音洽楯本又作脣同思如反發吐刀反緣悅絹反疏木車至下同服音服賁音奔劉古堯反又音昭備焉○釋曰云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禫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註云不韋鞞漆之而已彼亦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韋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禫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木體而言也先鄭云謂羸蘭車者此舉漢時有羸

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禛以犬皮爲
覆笭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
大禛子春讀楮爲沙於義無所取故不從也玄謂蔽
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爲蔽皆是禦風
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也云犬白犬皮者以喪無
飾明用犬之白者是以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帶
是也云旣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笭者以
經云犬禛尾燦明禛與棗共用犬棗則毀也云麤布
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
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
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云若攝服者按旣夕記云貳
車白狗攝服註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
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小蕪刀劍短兵之衣者此小
蕪卽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大服鄭彼
註云笭間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
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
惡車鄭註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
王喪之木車也足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尚微備

女姦也者按士喪有六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
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爲小兵服以戈戟
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爲尾燦戈戟而言也引書
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在尸
所以爲適子故使康王出卿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
大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引之者
證人君有戈戟
亦足備姦臣
素車芴蔽犬禛素飾小服皆素
車以白土堊車也芴讀爲蘋蘋麻以爲蔽其禛服以
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

戈戟○芴扶云反堊烏路反
又烏洛反蘋扶文反
疏 註素車至戈戟○釋
曰鄭知素車以白土
堊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駮藻素三者非漆
非木皆以所飾爲名明素是白土飾之也爾雅釋宮
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
亦白土爲飾可知云芴讀爲蘋蘋麻者芴字非所以

飾物之事故破焚為禴義取用麻為蔽之意云其禴服以素繪為緣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存色飾者以素為白土義有以繪為飾者即以素為繪故鄭釋二素以白繪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以經不云尾囊明去

藻車藻蔽鹿淺禴革飾

故書藻

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以蒼繪為蔽也鹿淺禴以鹿

夏皮為覆笮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音總又音藻李疏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云藻水草者就足子春藻為華藻也鄭

為蒼色者上文素車為白色下文駢車邊側有漆差之此當蒼色且藻之水草見為蒼文色也云鹿淺禴以鹿夏皮為覆笮者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為覆笮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練所乘也

駢車翟然禴髮飾

故書駢作龍髮為軟杜子

春云龍讀為駢軟讀為泰坳之泰直謂髮泰也玄謂

駢車邊側有漆飾也翟細鬻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

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

所乘○翟音丸髮香求反軟

音次泰音七坳胡斲反疏故書至所乘○釋

龍勒後鄭以破龍為白黑之色故此註從子春為龍髮為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軟為漆亦不從

也後鄭知駢為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故知駢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為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髮赤多黑少之色常也知色如此者按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

漆車藩蔽 豕

禛雀飾 註

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

豕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禛所乘○豕五且反禛直感

反疏 註 漆車至所乘○釋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

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為之者以其席即上文藿上註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豕胡犬者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

雀即緞也此禛所乘者以二月廿七日釋禛之節素縵麻衣而服禛服朝服縵冠故知當禛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禛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禛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 狐乘夏篆 卿乘夏縵 大夫乘墨車 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註 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為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

或曰夏篆篆讀為主篆之篆夏篆篆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篆音瑑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又

仕板反約如字入於兒反下同箱息羊反

釋曰云服車服事者之車者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事之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緣緣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五采備乃為夏而以夏為赤而從古書篆為色於義不可故後鄭解之以夏為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為主塚之塚者以篆為轂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塚爾者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塚也以其篆為轂約則言縵者無約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折壞是不革鞅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祿為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漆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註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者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知方箱者按冬官乘

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鞅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云棧車役車是也

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

○散素旱反輜疏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側其反沽音古疏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車二者皆不在於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麤故有良散之名

○給遊疏至有沽○釋曰云給遊燕及恩惠之賜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沽者釋經良車散車凡車之出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沽則曰散也

入歲終則會之註計其完敗多少疏凡車至會之釋曰車之出謂

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凡賜

帳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闕之註完敗不計疏完敗不計釋曰以其賜人

不復須知故毀折入齋于職幣註計所傷敗入其直

關之不計會杜子春云齋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

以償繕治之直疏齊音咨疏計所至之直釋曰

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直入官或計所損處

酬其價直入官皆入其資資即貨物也以此貨物入

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亦授

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鄭云以償繕

治之直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疏與也謂陳駕之

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疏一曰鸞車

反註大喪至行之釋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

同疏葬遣送之車入擴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葉

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疏與至鸞車

○釋曰後奠訓厥為與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厥為陳

駕也按下車僕云大喪厥革車彼厥謂作之此又既

言飾遣車已足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

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按禮弓云諸侯大

牢苞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亦大牢苞五箇遣車五乘

鄭註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天子當大牢苞九箇

蠶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從才

同疏及葬至持旌○釋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壙

之後云持旌者亦使中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

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中車因言持旌耳非謂

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

既夕禮云祝取銘置於茵註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

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

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疏從車至銘旌○釋曰云

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經車為蠶車柩路解之云今

蠶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尊亦

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蠶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

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

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

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攝盛故用孤

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遺車故無

獻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

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夫孤卿建旌大夫亦

應攝盛用旌是一在又有獻旌又有銘旌也及墓

嗥啓關陳車註關墓門也車貳車也上喪禮下篇曰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疏關墓一王東上○釋曰鄭

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疏卷三

疏路至

共匱路與其飾註

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疏路至

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六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

據乘車道車豪車二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

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

總為一記故鄭以既夕連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

時事既夕之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既夕不備之事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

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殯之事既夕禮論葬

飾也。○釋曰：言小喪者，上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鄭云：「匱路載柩車也者，即廢車也。」云：「飾棺飾也者，即帷。」荒柳，嬰池，組之屬，皆是棺之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

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玄讀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續其不，正用共其弊車，力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其力或有中用之。○弊婢世反。

疏：故書至用之。○釋曰：言歲時更續者，謂一歲四時皆有受官車更調車，雖未破日月，日久舊壞者，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共其弊車者，此言為二者而設，以其既易續以新車，其本或舊或壞，皆是弊車，巾車受取以共冬官車人，且子春以為更續，謂更受新者，然則

更續其為一事，不當經言故後鄭不從也。云：「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為俱受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者，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與人等造車人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且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軫，杜子春云：「當為鈴。」

○和胡卧反，下應和同。疏：雞人至為鈴。○釋曰：云：「警音景，軫音零，劉音領。」雞人上呼且，雞人職文按。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註：用謂將。

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

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鏡反註

及下駕說并註

同朝直遙疏典路至用說○釋曰土巾車已主至后

反下同疏之五路今此以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

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

又入典路別掌之○註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

不言所用之處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

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

年楚與晉戰於郟之事云用謂若有大祭祀則出路

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

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言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倉口疏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至路以祀

反疏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

出于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註云亦出路

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以

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率國下註疏當陳之謂陳之

以率國亦有當乘之灋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

喪則無乘吉時路故註為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

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

故知所贊駕說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亦山路當

贊僕與趣馬也註

陳之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

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

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贊章鏡反又作綴張衡

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

燭疏亦出至如之○釋曰先鄭引顧命云康王既

陳先王寶器者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五重

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路在賓階面註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註云

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註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註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漢謂上計會之灋禮記射義註亦謂之計然大祭祀亦陳車乘但古典無陳列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

華國○從才用反註及下註同王出至華國○釋曰鄭云王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直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

之萃註

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

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備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旂闕四十乘孫子入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二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萃七內反下及註同廣古曠反註同萃薄輕反又薄田反輕遣政反註同陳直刀反下同屏并領

反又薄經反喪息浪反千乘繩釋曰云此五者皆
證及下千乘乘車同輯薄經反釋曰云此五者皆
兵車者以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
所謂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
更有五兵車為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
戎鄭彼註以五戎為弓矢戈戟不為五兵車解
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
戎或為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
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則中車所
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若然此
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巾車
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其廣
專闕車萃輕四者所解無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
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曰下是宣十二年楚與晉戰
於邲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旂闕
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欒武子曰楚其君之戎分為

二廣是也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以時楚雖僭號
其兵車仍號為廣故知餘諸侯兵車並以廣車為之
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云又曰帥游闕四十乘者即
是潘黨所帥者也云孫子八陳有車之陳者是孫
子兵灋有此言也云又曰馳車千乘者亦是兵書之
言引之以證廣闕萃輕為兵車之義也云五者之制
及萃數未盡聞也者言未盡聞則亦有聞者其游闕
四十乘及馳車千乘并戎車三百兩等略得少聞之
其餘未聞故云未盡聞也書曰者是
牧誓武王伐紂戰於牧野之事也 凡師其車各
以其萃註 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
萃各從其元馬疏 五戎至元馬○釋曰知戎惟共
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此經不
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
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萃
各從其元者元即五戎車之下皆云之萃明萃皆從

其元會同亦如之註

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

可知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註守至

備也○釋曰鄭知巡守及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戎僕云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上經凡師總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間巡守乘車之會皆從以不失備故也

大喪廡革車註

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

路廣闕革輕皆有焉

註言與至有焉○釋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

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大射共三乏註

鄭司農云乏之讀為墮乏之乏

註鄭司至之乏○釋曰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為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

為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之至於實則射之乎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先鄭讀乏為置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價乏不去故讀從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

為旒全羽為旛析羽為旌註

物名皆所畫異物則異

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為之徽號今藏明僕射所被

及亭長著絳衣皆其善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

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千首也凡九旗

之帛皆用絳○旛之然及隼息允反旛音餘旛音兆
 旛音遂識式志反又音志又呂志反下
 同被普皮反又皮寄反
 著丁略反又直略反
 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
 按九旂之中有旒物旒旒之等不畫異物而鄭所
 云畫異物者鄭據名者而總言之非謂九旂皆畫異
 物也云屬謂徽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旂故以
 屬言之鄭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識為一物
 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
 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者巾車及明堂位皆
 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子物萌色赤
 今旂旗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他物
 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
 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
 王正道佐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析羽皆五采
 繫之於旒旒之上者按序官夏采註云夏采夏翟羽
 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
 故染烏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然冬官鍾氏染烏

羽是周法染烏羽為五色故鄭云皆五采羽繫之於
 旒旒之上云所謂注旒於干首也者言所謂者謂爾
 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旒旒非直有羽亦有旒故鄭引
 爾雅註旒以證旒旒明其兩有是以干旒詩云牙牙
 干旒牙牙干旒鄭彼註云周禮孤卿建旒大夫建物
 首皆注旒馬明干首旒羽皆有之此雖據旒旒旒羽
 並有至於太常已下首皆有旒羽故衛之臣子雖旒
 物而有旒羽則太常已下皆有明矣故夏采云乘車
 建綬復於四郊註綬以旒牛尾為之綴於禮上王祀
 四郊乘玉路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是
 其旒首皆有旒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
 尚赤故爾雅云纁帛縵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
 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著而言或解以為旒
 旒之下亦有旒旒而用絳帛也其旒之下旒似不用
 絳故爾雅云縵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旒詩云白
 旒央央旒卽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以少帛縵
 旒旒是旒旒色異也爾雅別云素錦綢
 枉素陞龍練旒九彼旒於喪葬之期也
 及國之大閱

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
 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
 車載旒註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
 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
 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
 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
 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
 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
 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

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序車木路也王以田

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

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閱音悅朝直遙反下朝

各就同難乃旦反辟音避

及國至載旒○釋曰按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
 麥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大閱謂仲冬無事大
 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此九旗發
 首雖總為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旒旒車載旒非為軍
 事也○註仲冬至不出○釋曰案大司馬云主四時
 軍法故云司馬主其禮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
 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諸侯并鄉遂之官是也
 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旒
 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旒旗昭其
 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太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
 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
 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

云衮龍則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龍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子旌旗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故龍有升降也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帛而已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白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主卿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卿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卿合建旄大夫合建物今總建旗以其領衆在軍爲將故同建熊虎之旗故鄭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旄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旄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旄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

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旄也遂之隣上從鄙同建旄鄰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但族師已下并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牙數則短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三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隼故王制云鳩化鷹然後爵羅設是隼勇也以捷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避之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年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旌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車云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圃人掌園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時建大麾今以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爲異耳云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氏所染鳥羽象翟羽而用故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玉路金路不出

者鄭據此文大閱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祀帝於郊及乘車之會金路玉路皆出也

其象焉官府各就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事名號者微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位朝各就

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

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旂旗之

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楨

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微識之書

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

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以相別也杜子春云

畫當為書古文謂書畫雲云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彼列反下相疏皆畫至其號釋曰上云旂旗之大

與下為日此則官府已下三象是也通事名至之

節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微識者大傳云殊微號昭

公二十一年宋厨人濮曰揚微者公徒也是名微也

詩六月云識之為章箋云識微識是名識也今鄭合

而言之故云微識也云所以題別眾臣者此經雖為

軍事而言而云題別眾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

鄭即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而引觀禮為證也按

觀禮秋觀在廟諸侯前期皆受舍於朝文王廟外上

介樹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入各就其旂而

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

謂之號異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

萬曆二十二年刊

禮記卷五十七

三

王則太常已下為之云云則以緇長半幅者謂不命之士生時無旌旗者故云云也以緇繪長半幅長一尺也云頽木長終幅廣三寸者以赤繪為之長二尺廣三寸云書名於末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寸之上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太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編其畿內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為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危事

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為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者按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則射侯之等皆有畫雲氣之法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質故也惟在軍畫之故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云軍事之飾文也

則王路王祭至王路○釋曰鄭云王祭祀之車則王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王路則建大

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會同賓客亦如之會同賓客亦如之

置旌門賓客朝觀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

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疏

賓客至旌門○釋曰鄭知賓客朝觀宗遇王乘金路者見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同賓

客前齊車齊車即金路朝觀宗遇即會同故總以金
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至乘戎路者以其同是
軍事故知亦皆乘戎路也知皆建其大常者此大閱
禮王建太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太常也云掌
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彼註云謂王行大喪共銘
書止則樹旌以為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大喪共銘
旌註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建

廠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註葬云建之則行廠車解說

之○說吐疏建廠至如之○釋曰此謂在廟陳時建
活反疏之謂以廠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
之此謂入壙亦建之○註葬云至說之○釋曰鄭云
葬云建之則行廠車解說之者此釋經及葬亦如之
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則惟有在道去之使人
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廠旌是行廠車解說之也凡
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註始置旗以致民民

至仆之誅後至者○弊弊世反劉又薄計疏凡軍至

反仆薄北反一音赴疏弊之○

釋曰云凡軍事建旌旗者當大司馬欲致眾之時司
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註始置至至者○釋曰
云始置旗以致民者解經及致民置旗

也又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釋經弊之旬亦如之疏
旬亦如之○釋曰上云軍事謂出軍征戰今此云旬
謂四時田獵言亦如之者亦如上建旌及致與弊之
也

凡射共獲旌註獲旌獲者所持旌○旬音田獲如

反疏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
燕射皆共之○註獲旌至持旌○釋曰謂若大

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歲時共更旌註取舊與新疏

旌三侯皆有獲旌也歲時共更旌註取舊與新疏
歲時共更旌○釋曰謂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
四時來換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註都或有

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王子弟則立

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言戒之

糾其戒其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

疏 都或至祭僕○釋

冒知都有山川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有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記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氏之祀者按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註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按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知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云其來致福則帥而

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疏 禁督至車旗○釋

曰鄭云禁督其違失者解經正都禮禮中所舍者多故總以違失解之云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者解經與其服鄭并言宮室車旗者經雖直舉其服服申可以兼宮室車旗是以下文家宗人兼言宮室車旗之禁明衣服之

外總須正之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墳

疏 守山至壇城

云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城也按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雖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墳者謂於中為壇四畔為墳舉墳則壇

見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疏 令令都之

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玉○禱本亦作福丁

老反一音下報反

塞西疏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

之事明所令今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云祭謂

報塞也者凡祈福曰禱至於得福則曰祭當與正祭

同名祭則是經言祭據報塞而言也云反命還白玉

者本以禱祠為奉王命今祭訖反以王命還白於王

故言還白玉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註大夫采地之所

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大夫至祖

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

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

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

里公為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

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

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

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

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

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反命祭亦如之註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

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疏國有至如之○釋曰云

命令禱祠禱祠訖反命于王則與上文都宗人既祭

反命于國為一也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

是禱祠訖王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然彼此無異

但文有詳略則彼亦有此王命更祭之法文不具也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註掌亦正也不

言寇戎保羣神之遺則都家自保之都宗人所保者

謂王所祀明矣

疏 註掌亦至明矣。釋曰云掌亦正

同云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墳則都家自保之者此鄭都家自解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墳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墳者是王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不祀者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云都宗人所保者謂王所祀明矣者以王所不祀宗人不保之明宗人保者王所祀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註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

其居句考經說郊祀之禮曰幡燎掃地祭牲餼米

象大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

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

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

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

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期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

覲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

持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

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
惑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入神令此道滅痛矣○居

紀慮

及句紀具反繭工典反齊側皆反知音疏凡以至名

智覲胡歷反李音胡隔反令力呈反物○釋曰

序官註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

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傳云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任

是巫○註猶圖至痛矣○釋曰云天者羣神之精日

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

體無形人所不覩惟觀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

日月星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

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句

止是布祭於神神有眾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

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地已下至敬

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

布席象五帝坐者按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

威仰南方赤帝赤熒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

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

禮祭宗廟序昭穆者左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毀廟之

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者
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
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世邪以冬至致天神人鬼
巫証惑世間之事故鄭痛之

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

地祇物鬼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

物鬼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鬼春

秋傳曰螭鬼魍魎杜子春云禴除也云謂此禴讀如

潰灑之潰○鬼眉祕反檜依註胡對反劉又戶外

以冬至札喪○釋曰言以冬日至夏至此則大司
樂云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

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
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

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註天人至之潰○釋曰鄭

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

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

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祇之意以其陰故五月

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為人

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
廟致物鬼於壇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鬼不言致天神
之處者文略亦當在壇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
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
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鬼春秋傳曰螭鬼魍魎者按
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
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服氏註
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註
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

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
異鄭君則以螭彫爲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彫引春
秋螭彫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
夔魍魎賈服所註是也杜子春云禮除也後鄭云此
禮讀如潰癘之潰者就足子春之義以其癘潰則膿
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禮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彼大祝
云類造禮祭之禮禮爲
會合之義不爲潰也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七

